

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寧寧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註疏此篇中有苦心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為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庚桑楚楚三 南華經卷六 一

居畏反烏罪壘反力罪之山其臣之音然知音

者去之其妾之挈反苦計然仁者遠音之擁於

反腫之與居反央上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

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

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縵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音符春氣發

南華真經副墨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

得而然哉大本亦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反丁魯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音的之人邪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

役就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聃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

庚桑楚楚三 南華經卷六 二

遠而去之猶腫挈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壤以為歲登者近之西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足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為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以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適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是我也為淺夫小人自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愧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

組豆字自尸祝中來
杓之人以喻編淺

弟子曰不然夫音符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旋其體而鯢反五音鱖音為之制步仞之丘陵

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反魚音狐為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

壘之民乎夫字如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音車之獸介音而離音山則不免于罔

罟音之患吞反教恩舟之魚反後浪而失水則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三

鱖魚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反彌小

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殪蓬蒿也莊筆數反聲上米而炊反昌垂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乙任知音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音父臣有殺君正書為盜日中穴音際音吾

語去音女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祥妖嬖也無所還無所隱言臣者不至也
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
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
人治天下而猶必假於賢能况聖堂之細
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
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蓋亦聽之而胡以
言不釋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
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四

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累網羅之為
而失水則縶音儀音苦之故深居簡出托
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生
之人而不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
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過者又何足稱乎
垣墻不可鑿鑿之則彈音甘者傷蓬蒿不可
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
辨若此又可知矣莊筆數反聲上米而炊反昌垂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量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炊斗音其
矣任知音則民相軋音乙任知音則民相盜之
相盜則相軋音乙任知音則民相盜之
大亂則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
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
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
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
正書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

舜之時而大壤植於千世之後論其世
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
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
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
矣

南榮越音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

長矣將惡音乎托業以及此言邪音耶庚

桑子曰全女音汝同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庚桑楚音楚南華經卷六 五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必亦矣而物或聞音去之邪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

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音蠶越鷄不能伏

鵠音鵠卵音力反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越音楚庚桑子曰惡乎託業以及此言

言我將何而學而能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不

離無其受而不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

鑒如以此積久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

後乃可以及此南榮越曰夫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

乃不能復於師曰夫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

聞之與形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

之與形與人之病乃為物欲所困近矣宜其無盲聾

相與是則我全形抱生之學越勉而聞之

焉得是則我全形抱生之學越勉而聞之

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

庚桑楚音楚南華經卷六 六

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化故

庚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矣

爾之不能化也蓋聞蠶蠶能視蠶而化之

曰奔蜂不能化蠶蠶能視蠶而化之

似其才力相當也奔蜂蠶蠶能視蠶而化之

見我師焉乎目擊道存有不言之自喻者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音智乎人謂我未

或越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

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之間吾因以得女

音汝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音去

唐桑楚望 南華經卷六 七

父母搗其列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

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子何與人借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

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與桑楚望

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榮老

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

察其旨却謂己未嘗率衆而來故雖無

顧其後迄吾答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

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

日所言絕聖棄知則反爲身累以至絕

人謂我愚任知則反爲身累以至絕

爲之也又焉得有不不知不仁不義之足處乎
而決之也若此則知言汝現現然若愚父
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直
人哉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正謂
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音去聲音上其所惡
去登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孰哉憐憐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夫音符外音獲獲者不可繁而音反擬音自將內捷音捷
內音獲獲者不可繆音反而擬將外捷外內獲者
唐桑楚望 南華經卷六 八

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音上道而行者乎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

也求其所以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

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復見老子問

求言子洒濯身也汝自洒濯孰哉未見

乎其愁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無

則召求無可求而後始爲純熟此段細

工夫索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越見之

速而不逮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

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

矣凡人之內有所操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

心責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能過而

不謂則奪於攻取心受外獲而繁矣就此
內者已實坎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中
能與化俱則思慮營營心受內獲而縲
矣就感此網羅縲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
涉於義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者尋
求之義捷者非食煙火者此等新道內
震外雜組必不能持言內外交獲則道
有於身者尚不能以身持外獲則道而
乎要知通德有於身則洒濯已
熟自無所難此殆其設言耳

南榮繇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繇之聞大道譬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九

猶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能脩始六然乎能侗然乎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音益不嗟於
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音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音蛇音移而同其波是

衛生之經已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病猶未
甚也然言已能自來所謂無病而病者
十日自愁之言愈自驚疑是病欲藥而
病今夫不取復進於是矣所謂樂生之
法而己矣此正佛經所謂樂生之法者
知能抱一之經非道德不能也即老子
謂載營魄抱一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
而今知所倚禍乎此箇吉凶即道德
妖者本所倚禍乎此箇吉凶即道德
固久矣故能已乎此發問欲其有以自
乎知止也故能已乎此發問欲其有以自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

諸已乎無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
然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及下遂淳
之子道至如嬰兒而盛不嗟氣之和也
而手不掣日卑而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
之專也長哭曰嗥音聲亞曰嗟音卷手曰握
手曰掣音日長哭曰嗥音聲亞曰嗟音卷
移曰偏行不動曰瞬音一而不知所為言
也與物委蛇而不知其所波隨順而無忤
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
生之經動有外於此哉
南榮繇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音至人者相與交食

乎地而交樂音洛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音嬰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帝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譬則水已解矣凍已釋矣中問查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人亦樂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脩然而往倜然而來則與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言則所謂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音烏有人災也

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微死心功夫者尚有提模

亦楚之身分所易及者此
處林虛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二

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所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辯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不能知其知蓋人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能知則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必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音成不可內音於靈臺靈臺者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為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
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無
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
牛之疾顏子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
足者有持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
臺者有持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
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
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康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十三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聲業入而不
舍每更聲為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
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
而發但見每發而有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
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
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
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
又屢屢更變以自搖歸不知轉更轉失所
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
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

南華真經副鑒

乎幽間音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則謂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
反獨行謂獨備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音人也
人見其跂音其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
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反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康桑楚世 南華經卷六 十四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
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
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
可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
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內不為名譽而其
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
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而人見其
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
跋而高也以為深藏不知一賈人耳何足
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
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
如寒士然其是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
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
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若則為道聽塗
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
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

無親則與物際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

兵莫憚七坎於志鎮音錫耶音耶為下寇莫大於

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憚於志鎮念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鎮錫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錫錫焉下寇莫大於陰陽在席之間于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如此則人當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五

隱念室惑持其志養其心而不使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去聲乎分者

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

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道者先天道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通在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斷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

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不自得不知道之無所不達故不能無入而安於毀而不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成吾當其分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者一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也

夫人出而得者一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也

耳豈知死之一也中而有不死者存故感而有地故滅而不一也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六

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去聲有長上聲

下而無乎本甫小反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

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頑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

未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生實有乎先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餘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由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唐桑楚甘

南華經卷六

十七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謂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去聲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反若羔孰知有

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漠漠泠泠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爲反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以生爲戕而死者無有爲首以無有爲體以死爲尻尾是以物之爲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爲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

唐桑楚甘

南華經卷六

十八

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警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常不哉

有生黜反於滅也披反普皮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反力盡者之有臙臘反古來可散聲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
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音以不用為愚以徹
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綢條與翼
音鳩同於同也

此章鄙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
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煙既
云聚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以也何得妄有
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移所居移氣養移體之
散之貌移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
移謂變其常也夫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
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
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十九

散有可散者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
散者上之聲讀下之百葉也足指曰移而不可
散者謂散置於鼎俎之間去聲讀其義自明可
人也又如其室之有廟有寢有觀室者遍
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於偃偃而見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是率移是而不知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也今人但見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移者以有故言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是是以有故言其移祖於廟有移觀於寢
因乘之以生者非以生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
主知已之貴則或人知已之知則愚人已知
己之禁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
者用是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
莫不以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

質節以有生為本之義如義以為質之
質節準則也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償節而
猶不悟本來之無我今人之心移一至於此
今人少得有志便謂今非昔比常將我身
作主要使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行尚
碎人索居閑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
之謂乎若然者愚是以已之通者為知而以
人之不窮者為愚是以已之通者為知而以
是者今之為人也是與之小哉夫惟與焉
妨檢之下一見而何又與之同故曰同其
鄰亦甚矣此條不見解
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反女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五報兄則以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二十

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
不物至知音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婢亦金
跟踰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驚兄
弟足則以氣而虛足則與之而無庸謝也
若父則以氣而虛足則與之而無庸謝也
曰大親則已矣夫足則與之而無庸謝也
相偶至親則已矣夫足則與之而無庸謝也
讓故知親之已矣夫足則與之而無庸謝也
物物裁制而知不謀至仁則無所不愛而
而己故至知不謀至仁則無所不愛而
故至信無親至信則不待金玉而緒及之
徹志之勸解心之謬平去皆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
意六者謬心也惡去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予與知音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盪反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一

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清之以
精則窳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
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則之
胸中正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
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
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
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冥然
而一無所為矣然復為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
降本流末人物乃生則品物咸章而光

南華真經別墨

輝發越矣以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
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
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限於性則雖
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為人則為偽則失
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
義之夫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
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

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二

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釋氏
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今此便
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
人為之動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
其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羿五計工乎中聲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音工乎天而良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一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
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復乎
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

二二三

唯能唯能唯能天全人惡音易下同天惡人之

而況吾天乎人乎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
飛魚之躍能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鳥之
其天性而失其為鳥之蹄齧皆能自率
蟲能天然而謂之蟲故曰惟蟲能蟲惟
也何者為天而己况人能全人則不
知何者為天而己况人能全人則不
天之未始不為人亦未始不為人則不
人之能天而况天乎人乎何相與也若使
人之能天而况天乎人乎何相與也若使
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不見斯不得謂之全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三

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力
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反白文人籠伊尹
奉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
所好去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音者多救
反盡外諸本無非譽音餘也否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
然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四

後謂矯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
始有愧遺不謂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
而人之形無人之情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
和者自無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無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則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在末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皆中出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故出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靜也出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而得怒出於不怒也謂出怒而得之無怒也
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

夫音復同謂習不餽反其愧而忘人忘人因以
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
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聲則緣於不得已

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

以喻有焉而欲當者則必錄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作亂詞聖人之道類是也於

是方壺外史為匪杓之入南而不厭深

庚桑居望鳥乃全其身末流千世

藏之深砂乃全其身末流千世

奚足以濟業亂首唐虞南見老子

三患托業十日自慈莫能抱一乎

飲藥加病衛形而足止所知不圖

能兒乎病發乎天光不誠而發

宇泰定者敬乎達外備物將形

天鈞弗傷奚以滑成幽虞是責

人不勝天明懼人非

每更為失

庚桑楚三

南華經卷六

廿五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一

恭內無名
人見其跡
迫通成毀
出入天門
有生者默
胡見之微
至禮不文
歸於靜明
惟能蟲
天和乃同

物則入之
兵隱於志
所惡於分
藏心無有
移是則非
猴足辭驚
至人無已
無為無失
惟雀可籠

賈人期費
冠大於心
無本無竅
美厥靈根
網鳩也哉
大親則已
四六不盡
惟德之欽
不餽忘人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寔字集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疊嶂爭
奇獻植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
見讀莊子到此不得
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

無鬼曰我則勞去聲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嗜欲長上聲好去聲惡去聲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

徐無鬼曰嘗語去聲君吾相去聲狗也下之質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

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

下同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形若卹

恤若失音若喪去聲其一若是者超軼徒列絕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音而笑

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所為各安其性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苦安所取勞哉而武侯則勞於君蓋將盈者慾而反之曰我則有勞於君蓋將盈者慾滋好惡則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然未外之則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然未論狗馬對也少焉無鬼語之以相狗焉蓋因有以對也少焉無鬼語之以相狗焉蓋因執飽而止執飽謂之道實寓言表狗之下者是程德也止執飽謂之道實寓言表狗之下者者蒿其目其心若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其心若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然如南郭子綦之瑟一蓋解其思而達之容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使休此喻士之無養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二

者觀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也而後可以大有為唯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方圓曲直動合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無曲直動合矩度即國士也若者悟悟則全無發揚厲蹈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疑神守氣千言一言吾儒所散只為一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不笑耳一時則不可以相說而解耳是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下音稅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三

從音說之則以金板六張反吐刀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悅音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音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下音符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音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益去人愈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反徒弟柱乎隄

君之側乎

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張之略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與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空談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得誠其為真人之言空谷之聲也馬得不得然也喜大說而笑乎虛空即空谷也杜塞也

馳之選山蹊之間馳騁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踉蹌欲行貌位處也言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效乎側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押闕皆非人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序

栗厭葱韭音賓寡人久矣夫音符今老

邪音耶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

徐無鬼音苗南華經卷六 四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音去聲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

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音去聲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夫神者好聲和而惡聲音去聲姦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

與以聞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爲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高爲長而苦短居下者之民峻其膏血以爲高爲長而苦短居下者之民峻其而不不知已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姦之爲言亂也今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能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皆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之則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可以引伸而得之矣

徐無鬼音苗南華經卷六 五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

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

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

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音在道之間無徒驢於錙音側壇之

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以戰勝人夫音符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音易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下同地之情而勿撓反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
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
為不可者謂其為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
實害之也故曰安民者害民之始也而心
兵則警備之防他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
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
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以為之以下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六

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
不戒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况
於偽矣君得無偽乎哉蓋當時之諸侯多
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
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
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
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
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無造則
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心則爭息矣是
無伐矣髮因無造矣成固有心則爭息矣
蓋不為禍首不為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
之誠而勿撓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
之本所以為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陳兵也徒步卒也驥驎射也鎗鎗之官此

釋之地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
舍本宜靖謐以況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
是鶴列於麗譙以甚原其變民偃兵之初
常之變莫此為要人以為巧取勝國之計
於得仁義之中以兼人巧取勝國之計
街仁義之中以兼人巧取勝國之計
民收其子而不知吾神受其目口鼻之私
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其目口鼻之私
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以勝安在
能濟其神而不知吾神受其目口鼻之私
而若勿已矣勿其戰也無已之意謂欲言
而勿止則莫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
偽者一味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自然與天
地之實理相應而凡事無為之去來順逆自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七

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攪亂夫民命生死皆
懸於君之一念如是不與物攪則無心變
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
為害而以偃兵為哉蓋直說到箇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
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五罪於具茨祝告之山方明
為御昌寓音騷乘音張若謂音朋前馬昆闢
昏滑音稽音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音符下同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音去聲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去聲病有長音上聲聲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音去聲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者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音去聲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方明曰寓張若謂朋友間滑稽廉帝為七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言予少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物為構漸覺齊味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合之外愈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為天下之道為天下之言知其非凡因請問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為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還歸復故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德者焉敢問為天下之道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或為草飲水順其自然而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身之日用之中而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音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音洛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音去聲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九

太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誅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樂然皆為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奚樂矣不樂我凌凌也

招世之士興朝音潮中聲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音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客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

務求得其心者也榮官謂以官守為榮
筋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於難謂勝
人之所難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
政刑軻之類也奮思謂自奮於憂患之中
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
者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
也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
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縫掖章甫
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
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者也
志則不能與毛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
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
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

農夫無草萊之士諸本則不比去聲商賈音古

徐無鬼苗南華經卷六 十

無市井之士諸本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

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此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
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
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
賈非市井之士不比廢人有常居之業則
旦暮勸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
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

物之徒樂音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
者所貴在權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物

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善
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者何
音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

夫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
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此
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
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元氣則有
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
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之中

徐無鬼苗南華經卷六 十一

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
於末而喪其真悲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
語結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去聲謂之善射天下

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

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然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

果孰是邪音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七亂而夏造

去冰寒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聲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符音或改調聲一弦於五音無
當聲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
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
射而天下皆羿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
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二

各是其是則人人皆然矣而可乎而惠子
均謂之曰可此便是惠子強辯要與莊子
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
但各是其是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
各別使無公是若以正之則未可知果孰為
是也或者若魯遮耶遮之弟子曰我知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燮鼎而夏積水魯遽曰
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故魯遽
而無操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
冷故履水而無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
吾將示之乃為之調瑟蓋魯遽推因其
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莊之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一於
成聲也瑟既廢矣我知從外命之鼓宮則

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
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
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
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君一齊動必使其聲
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
也如此隔壁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
是奇特不知非關已有道術故彼此音死
自移柱有不知期同而自同者故彼此音死
法與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異而處也以
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
孰為是者耶龍名

惠子曰今夫音符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徐無鬼曰

南華經卷六 十三

矣莊子曰齊人躡蹻反亦子於宋者其命閭也
不以完其求鉏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
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蹻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聲於
岑在林反而足以造於怨也
岸也
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諍也相鎮以聲
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乘之徒與
我相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
吾之是非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
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
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躡蹻子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
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隱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
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
之意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
可牙之為人所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
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
不此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

徐無鬼章 南華經卷六 十六

國之不詳舍人之垢納人之污惟恐先已
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
以傲傲之行上鉤其若人而致聲譽而下
人以所難強則逆下矣勿已則無與輔焉恐
不為人所難強則逆下矣勿已則無與輔焉恐
之言大能警俗上忘而下畔者忘其勢分
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者忘其勢分也
夫道者使帝若帝若帝若帝若帝若帝若帝
皆由於道德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則於財之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謂之賢
得人以財之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謂之賢
無名是隱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南華真經副題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反七徐之山眾狙見之恂
然棄而走逃於深莽反仕巾有一狙焉委反威

蛇音移攬音攬具縛音縛抓音抓素報音報見音見巧音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音搏捷矢王命相聲音聲者趨音趨射之狙執死

玉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教音教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音去樂音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徐無鬼章 南華經卷六 十七

委蛇自得之貌攬音攬便捷之狀見巧以巧
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
而狙之搏其捷夫若亦甚給狙之能若此
宜乎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
命左右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
而戒之曰惟此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
故至此殛也嗟乎汝伐其巧恃其便以驕
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
矜誇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已而
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已而
忘物取調速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
之戒親賢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南伯子綦音其隱音隱聲音聲几而坐仰天而噓音虛顏成

二二三

子入見音現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
反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鬻者吾又悲夫音符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八

物之尤言夫千於人物之中能之爲最而
反心爲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
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
中齊侯因未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賀
者賀其得賢也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
實之所謂然也吾嘗悲夫人之自悲者人
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夫悲人
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之悲則所以自
達矣始覺所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
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音商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音去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音許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已矣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鶴之類
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
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也夫太上立德其
此之謂夫道之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此之
德而進乎道之所一也夫太上立德其此
知至矣而今之爲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
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
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
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諸論道者先天道引一而不分失道
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

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
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
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需
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
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
畔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示音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
人無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
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二十

狗不以善吠反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

况為大乎夫下符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

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音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
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迥出言
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
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德也
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也

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
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
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天地大備者
也無失也無心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
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者道遠忘而曰失何
所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
己反之於身而各是也誠即釋氏所謂實
地大人之大誠也誠即釋氏所謂實際理
大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音曰為音我

相音去吾子就為祥九方歟曰捆音也為祥

子綦瞿音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一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音然出涕曰吾子

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曰夫音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音耶盡於酒肉

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

為牧而祥音生於與音未嘗好音田而

鵲音生於突音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古堯樂音於天吾
 與之遊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
 與之相撓音與之一委威蛇音移而不與之
 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音賞焉凡有惟
 微者必有惟行音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大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音上何而使捆之
 於燕暗盜得之於道全而鬻音育之則難不若
 徐無鬼音苗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則音之則易反以鼓於是年刑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音短平公之街音佳終身食肉而終
 夫非望之禍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
 之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所方自慶幸而
 子綦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
 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授之躬稼大王之
 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
 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天下生田也
 而禽獲有所自來無不足惟者且夫盡酒肉
 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以然一樂無
 佐耶今吾之於世也澹然漠然一無所為
 遊樂於天遊食於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
 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
 之為惟與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撓

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乃
 以世俗之福償之何耶殆推也非我之
 致其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子善復為祥惟有道者知而齊為不處焉
 幾肉而相為盜獲則之而驚於齊為不處
 食肉之相為盜獲則之而驚於齊為不處
 北羊也當其街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註屠
 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音耶曰夫音符同堯畜畜音許六然仁吾恐其為
 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音餘夫民不難
 徐無鬼音苗 南華經卷六 廿三

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音餘之則勸致其
 所惡音去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
 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音諸本制利天下譬之
 猶一規音薄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
 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
 也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
 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

之利仁義者多而指仁義者寡猶仁義者在
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
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相悅
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則雖無心於
夫使仁義之應之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
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照照焉
畜畜焉有之也哉且無誠則貪我之仁
義而來者愈貪而愈厭矣器無厭心假
之以器則愈貪而愈厭矣器無厭心假
弋之以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無厭心
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厭矣利天下
爲利是猶以一割言之工人以利爲利
觀也利則利則一割言之工人以利爲
料非不稱利於一頃之頃然一利則害
爲器主意無窮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
亦然夫克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
而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四

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
之其他則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蓋缺
者之意見如此

有暖姝

反者有濡需

者有卷婁

者有卷婁

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

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擇疏鬣聲入自以爲廣宮太園奎反若去蹄

隈反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

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平烟火而已與不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還此其所謂濡需者
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蟻魚鱗慕羊肉
羊肉羶設然也彘有羶行去百姓悅之故三
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彘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彘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婁者也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廿五

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暖姝貌姝
妖貌也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貌姝
自媚也而因以媚人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
物居然者此緣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
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
自足也濡需者喻諸豕彘擇豕彘之外屠
棲之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
豕彘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於身其
權豪富貴之門與之俱焦也人之於身其
異此故曰由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
此之謂濡需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
羶也而後蟻聚之彘所居三徙而童土
即童山也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地童
之舉彘也曰冀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

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乾業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妻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聲去眾至眾至則不比去聲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餘

反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眾至眾至謂眾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糾莫若無心於天下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廿六

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處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以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

於蟻棄知聲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

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韻成文亦自奇特表真入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

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不能忘情於江湖則為計得矣於羊亦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澶意也棄其意則無遺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耳忘乎聲心忘乎慮聲而所聽者惟耳心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心復字最妙者惟耳心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學蓋如此最妙者惟耳心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處而其變也若如繩者則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以其變也若如繩者則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以天代之也是不以人入之真者無為自而巳與其變也若如繩者則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得方生之時得在生即死之時得在死亦其變也循無生無死則無生此便是其平也繩澹滅此箇不二法門等閒道出妙哉妙哉

徐無鬼苗 南華經卷六 廿七

真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董音也枯結梗反古猛也雞癰於容

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升音言

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微矣董毒而梗浮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為帝君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即舉數品其用者失矣然亦豈有以觀死生得失之故矣所以不可勝言是謂

者意蓋如此董鳥頭也雞癰即本草所謂

芡實豕零即諸苓韓子

所謂進之稀苓者是

句 踐也以甲楯純尹 三千棲於會 反古外稽

唯種上聲下同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鴟夷目有所適鶴脰刑定友有所節解之也悲一

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錄言越王勾踐之成與
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勾踐報吳以成與
知越之所以存故能為勾踐報吳以成與
復之以功而存不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
之所保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明於謀國
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鵲
巢夜能撮髮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
鵲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
而不過之意

徐無鬼廿四

—

迷於清淵也

是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而河未嘗
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
其櫻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
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水之守土也。霍影之守人也。霍物之守物也。

也霍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
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則一視乎人故守人

南華真經別義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神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上聲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不知問是也

徐無鬼廿四

是也

則殆所貨聲如而一狗意哉將障瘡有鑒
指成不好有有人夕象緣人不礙莫所於
喜禍能世有心日更之而功自及非不
身萃無俗則則不以故者取改殆容者
中亡者何樂曰吾爲曰其耳禍及有足
之國戮殆皆天與接爲播如云好勇
所有民之有無其爲是言也
者而撫已國指吾身
言情太明則

二二三九

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反展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

大約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

信稽之大定持之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三十

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故特其有不踐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

其何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

而後知天之所知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

而後知其大也其有外者知天之所謂者

其有知其大也其有外者知天之所謂者

也信知其大也其有外者知天之所謂者

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而謂也

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狹

其中皆有信之謂也大定則止矣

也是皆天之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

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

先可以陰解之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而視之矣大信則可捨其方動之斯則可以兼而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反未始有彼則其解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

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

徐無鬼 南華經卷六 卅一

人事何相達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樞

循主自然乃見其有樞

謂之所能及始有彼即未始有彼始

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

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

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思慮為大非

耶不知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思慮為大非

母原從他喚認耶不知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思慮為大非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同

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

新篇則陽第二十五

冥字集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悅音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

者邪耶音曰冬則擲觸音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煩音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音夷節

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一

為人也無德而有知音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音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乃孝反焉故聖人其窮

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音

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

一聞音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閱休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果

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

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擲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

子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休之

為事也則陽嘗進不已故王果誦道其

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

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推讓德閱休抑且

難比夷節節之為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

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

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所薰必將顛

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

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

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

則暴於春暘而自暖傷暑而或喝則披不

足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

王之為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

刻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人下

正德二字甚有分曉蓋當時之人以佞為

賢加以正德則為有用之才而不邪言楚

王因暴必非常人之所能化故惟聖人有

善世之用進退隱見無所不宜是故其窮

也能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

樂也樂人之通而無有乎自失

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適
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有如此者彼其
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從容
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難雖之美而無嗃
嗃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之躁競
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若是其遠也
於稽其德則公問休其人也待此人而與
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
於友矣之二不若詞語婉媚所能及
聖人達綱反直周繆反侯周盡一體矣而不知
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
命之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三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坎其達綱繆以盡一體之變者
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
有所勉焉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
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天
為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復萬物而無心
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師
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
天之可也而猶曰聖人者因其有形而
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音而所行恒無幾上時其有止也若
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憂乎知
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

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
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
之何哉不若師天
而順應之為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去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四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
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聞也然其
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
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
而然故曰性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人
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人
知若不知不聞若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
入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
所有能所則非自然矣此因
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繚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者眾間者也

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
 君愀音敵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現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音符吹管
 也猶有噤音二音也吹劒首者音血而巳矣堯
 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呖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九

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
 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
 小之喻以刺之獨牛也獨牛固小而左
 右二角之觸鬚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
 者無小不大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
 一獨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
 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
 矣於無窮無極無入無我之鄉而忽起觸
 發之問何其微哉宜君之胸然若有所以
 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設譬
 吹管者猶有噤也吹劒首則吹而巳矣何
 坎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愛而有聲也今道
 之環吹之則吹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
 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
 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
 有聲而况闕乎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

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音總何為者邪音耶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音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巳矣
 彼知丘之著於巳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

必使楚王之召巳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
 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賣漿者家也
 鄰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
 乘屋也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
 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
 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
 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聞而心
 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未嘗言方且
 與世違而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
 為臣又不與主人今庭抗禮而為客推自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一

不自見而有

幾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
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
亦鹵莽而報予芸音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穫音之其
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飫音孫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

南華真經副墨

其性者欲惡去聲之擊為性佳音九葦音兼音薛
加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反回內漏發
不擇所出漂反妙疽疥音癰內熱洩所未膏
是也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二

地膚土塊大而草根成也滅裂滅善類而
盡易舊歲之法而耕不報卒倍於常終歲飽
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
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
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
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
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
靈應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
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
惡欲惡之孽為性佳葦蕪葦始萌以扶吾
形尋擢吾性佳葦蕪葦始萌以扶吾形則
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
耳目口鼻交消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
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潰者發者發
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
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洩膏則漏也
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
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有此便
是鹵莽之報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二二三七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吐回而強之解朝音

服而慕之號平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蓄音子獨先離音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
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貴之矣栢矩
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
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三

復見太平矣六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罹
之無乃為盜乎哉無乃殺乎哉所以致
此有由也為盜乎哉無乃殺乎哉所以致
後觀所爭何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
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騷
恣之失病於辱者有憂困之病是民之多
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於天之道分地
民利以聚貨財於是乎聖人用天之道分
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盜之
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亂今必盜盜而
不己必殺殺欲無至此先遇亂原今也立
之所謂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
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盜乎天下不
知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純窮困

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肅可得乎信
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

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音反力為物而愚不識大

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音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音下同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

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音力不足則偽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四

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栢矩之言亦得古之
人君動必責已以為民本得也而我舉天
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
下一夫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如
躬古之人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
然無物也物而愚不敢問民有如此者今則不
其無用也物而愚不敢問民有如此者今則不
止兒帝得其帝止便了不論其有用無用
也大有難得而罪不勝其任而罰不勝天
之才曾不恤人之難勝之任今也盡其情為子
便欲其死孝為臣便欲其死忠臨敵便欲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五

蘧其居反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卒訕起勿反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三十九年之非知二十九年之非知十九年之非知十

南華真經副墨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則所謂然與音餘然乎一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曰無多則其生也
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
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
知之所知而莫知時其知之者如目則能
知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

則陽廿五

華經卷六

十六

爲靈公者何邪音耶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希音韋曰夫音符衛靈公飲酒湛音樂音不聽音
 仲尼問於大音史大弑吐反伯常騫起虔反稀
 始則自審而終則自央亦莊文之奇者
 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後應之曰然乎
 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
 誰能逃此而獨爲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
 而反尊於彼不可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
 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
 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
 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起於形體之外者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力暫反而浴史鮪音秋

反力暫

而浴史鱗音秋

一、秋

秦御而進所搏搏音博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是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也

稽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於沙丘而吉擲之數仞得肩膊照溪而西

有鋒焉曰不惠其子靈公在焉城不

天下有操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

南華經卷六 十七

以為因是言靈之說本無意義但固衆人
之是而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固是者

其意頗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竊又舉一
謂於男女盥浴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

後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名也稱韋
 悟夫是以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也稱韋

則言公之葬沙丘也下有石槨焉洩而葬
其銘曰不惠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

得之於心者不待於身歟之徒而已矣

田獵之說不應信之陳言與詩無涉
也此所博帶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
際也恐賢者見之故進所傳之箴扶

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馮其子謂此

古人多有鐵詞地下之銘是也

小經問於大表音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
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
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
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人合拜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
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去聲文武大人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八

[illegible]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十九

則其與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匹立
 為一體然後稱焉正倫與不見道合而為
 同方始見遺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
 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萬物總歸一原
 大則之言責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
 而後謂之天下以公言則自不當有
 也夫既合所以不拒外入者主而不執自
 執拒之意所以不拒外入者主而不執自
 內出者有正而不拒外入者主而不執自
 言者有也自內出者有正而不拒外入者
 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
 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
 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哉觀諸大
 時冰氣於穆者運之天不以恩也而為
 自成五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恩
 則陽廿五

也而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人而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理而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無而不自以為功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所以為不可執也而不自以為德也
 有以化而事之禍福者蓋以時有終始互
 相倚伏有所拂之者而或宜於此而窮
 以我見自有所執而拒之則各殊理有
 誠如人所差豈能使之狀而一而盡同
 知有同者異與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
 可一而異與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
 作已而異與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
 石同壇百材非異乎材度觀於大山中
 木同壇百材非異乎材度觀於大山中
 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

此之謂丘里之言此段畢關同異兩見只
 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音泰公調曰不然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
 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
 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不之矣乃將得比
 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二十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
 便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
 名物不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
 萬物而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
 以其數之多而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
 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
 言道因其大可以言之名號而讀之可以
 道在萬物亦可以言之名號而讀之其實
 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
 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
 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音起大音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音表反
起雌雄片音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
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一

調為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
家著明其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以
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
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五藏其宅是
故有相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陽
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有相
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者四時之氣生
者此則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萬物
既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音表反
是常有橋起而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
分合既有情則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
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
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
新而義亦精密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相氣運為橋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相使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
所至知此而巳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
道以知此而巳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
名相安有發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箇末
始有故曰此議之所止

就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音公調曰雞鳴
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二

大吠音反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音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
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字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
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
偏於其理太公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
若雞鳴太公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
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
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

則未免為物所困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過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物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箇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物而不自知有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三

而名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則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南華真經副墨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音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生也不可禁其死也不可阻遇一生故曰或使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觀假是以或失則實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則陽廿五 南華經卷六 廿四

止只在箇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亦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為說或使則得者其立言之人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或使則不知觀道之入不隨其所廢不緣其相又自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著於名道曰安不可有有則沉著於名道非假名況或使莫為在物一過說者又胡足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

則陽廿五

南華真經卷六

廿五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終

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
 急掃一句道物之極言然不足載如
 經則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
 然則如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
 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言非南華上自中國之
 佛指海印發光似識此意註引佛語如我
 按指法王於法未造道說得是也人說亦
 我為說亦得說亦是法未造道說得是也人說亦
 是不看說亦得說亦是法未造道說得是也人說亦
 義而作亂辭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何謂夷節讓聖德閑休周至而消
 奚以爲謀師天而己憂而用知
 復命搖作告時其有止實見實聞
 所行幾多告亦若
 聖美愛

則陽廿五
 南華真經卷六
 廿五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終

在可議四合弗五惟得聚聖聞隨
 物言之方并靈九彼奚貨德闕物之
 一曲所六爲而猶聖在立之者成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無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圖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南華真經卷七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
 者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
 而忠孝者亦未必能免此理數均謂之曰外
 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
 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以必者
 而不知所遭之偶則有數存焉而不可必
 其所以難見吾人當爲其所當爲而不必
 紂臣子胥吳王被戮其子比干惡來皆
 於江荑弘周靈王時臣被放歸蜀荆陽而
 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
 故以爲有憂悲之事